

目 录

第一部分 评论

统一,和谐

- 编写专题文艺广播节目的体会…………… (3)

广播小说

- 一种新的文学体裁…………… (5)

他是一个伪君子

- 评《命运》中的吉野信人…………… (8)

命运的真谛

- 评日本电视连续剧《命运》…………… (10)

- 评长篇配音小说《使命与情网》…………… (12)

敢于同命运抗争

- 评广播小说《张玉良传》…………… (15)

- 听京剧广播剧《笔下情》…………… (16)

心底无私 启迪后人

- 广播小说《魂归何处》听后…………… (18)

- 想起了淳于髡…………… (20)

- 戏曲广播刍议…………… (21)

- 当为岫烟愁…………… (26)

剑耶？戟耶？绮丽绯恻

——评电视剧《情剑奇缘》…………… (28)

家丑外“洋”之外…………… (30)

带泪的笑…………… (32)

文艺广播新闻属性浅见…………… (34)

欲为瑜采宜容瑕

——评电视连续剧《秦始皇》…………… (37)

红楼歌会之外…………… (39)

从四川竹琴到贵州竹琴

——谈老艺人黄荣丰的竹琴艺术…………… (41)

谐谑自有深意在

——记曲艺家任岷…………… (45)

愿君再上楼一层

——看都匀方言小品曲艺晚会…………… (51)

似升一级新台阶

——看通俗喜剧“光脚板外交官”…………… (52)

努力使戏曲广播走出低谷…………… (53)

往事峥嵘 黔岭飚风

——话剧《红星与十字架》印象…………… (60)

还历史真面目

——听小说连播《岳飞传》“风波狱”…………… (62)

因循与守旧

——电视剧《戚继光》印象…………… (64)

“广陵重奏”辨…………… (66)

也谈曲艺的“没落”…………… (68)

曲海门外乱弹…………… (72)

莫将蚊蚋成阵 当成彩蝶飞舞

——评电视剧《昆仑奴》…………… (77)

第二部分 作品

戏曲·曲艺

- “广陵重奏”黔韵悠扬 (81)
- 人的意识与宇宙的交融 (84)
- 水家双声说“旭早” (87)
- 附:水族群众喜听《水家双声说‘旭早’》 (91)
- 皮黄流韵绕乌蒙
- 评六盘水市业余京剧活动 (92)
- 绕城南北送落霞
- 贵州花灯简介 (96)
- 布依八音脆 侗家琵琶柔 (99)
- 通心乡曲响叮咚 (103)
- 方言滑稽戏《错爱》 (105)
- 碎玉裂帛翻新腔
- 1990年春节戏曲晚会 (109)
- 化悲痛为力量(谐剧) (113)
- 闪光的珍珠(广播剧) (118)
- 帮婚记(相声) (133)
- 回苗寨(贵州琴书) (144)
- 半支箭牌烟(贵州评书) (151)
- 敦煌? 蹬黄! (谐剧) (159)
- 请来吃碗肠旺面(贵州灯词) (164)
- 武松别传(相声) (168)
- 强渡乌江(贵州评书) (177)
- 喇叭叭小明(儿童韵白故事) (183)
- 女儿心(相声) (186)

杂谈

九五尊号 虐民屠夫·····	(192)
广陵重奏 饮誉苏杭·····	(195)
绘声绘色的帐子戏·····	(198)
意趣隽永的三句半·····	(202)
匪夷所思的魔光术·····	(205)
谒南诏德化碑·····	(209)
五月杨梅正满林·····	(211)
杨文骢《石林精舍》觅踪·····	(213)

诗

雨花台思绪·····	(217)
神奇的传说	
——听广播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鹿回头传奇”·····	(218)
雨·····	(220)

编采拾遗

第一次文艺节目交换·····	(222)
我台第一个戏曲广播剧的诞生·····	(225)
夜走都匀的意外收获·····	(227)
录音欣赏会·····	(229)
编辑戏曲专题节目之初·····	(231)

贵阳的传说

蛟龙起水,水淹贵阳·····	(233)
化龙桥的故事·····	(235)
龙井和龙井桥亭·····	(237)
斗姆阁白猿盗书	
——张之洞因缘说·····	(239)
南门河,难明河与南明河·····	(241)

圣泉流云

——金筑名胜“漏勺泉” (244)

回龙古寺和吴三桂 (247)

孙可望“灵泉”逞凶 (249)

贡院坝,严寅亮鱼跃龙门 (252)

炉火映南郊

——九架炉的传说 (254)

文昌阁与周渔璜 (257)

徐霞客评点太子桥 (261)

蟠桥下的盲公鱼 (264)

雾凇之谜

——雾锁乌当 (266)

云雾迷漫的山崖 (270)

永历通宝与祖孙钱 (273)

琵琶井,小白菜和四眼井 (275)

石岭街说岭不见岭 (278)

余家坝轶事 (280)

“混世魔王”周西成 (282)

四架车 (284)

鳌矶泣血

——贵阳甲秀楼轶事(黔韵评话) (286)

无言的丰碑

——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一〇二师杨山战役纪功塔本事 (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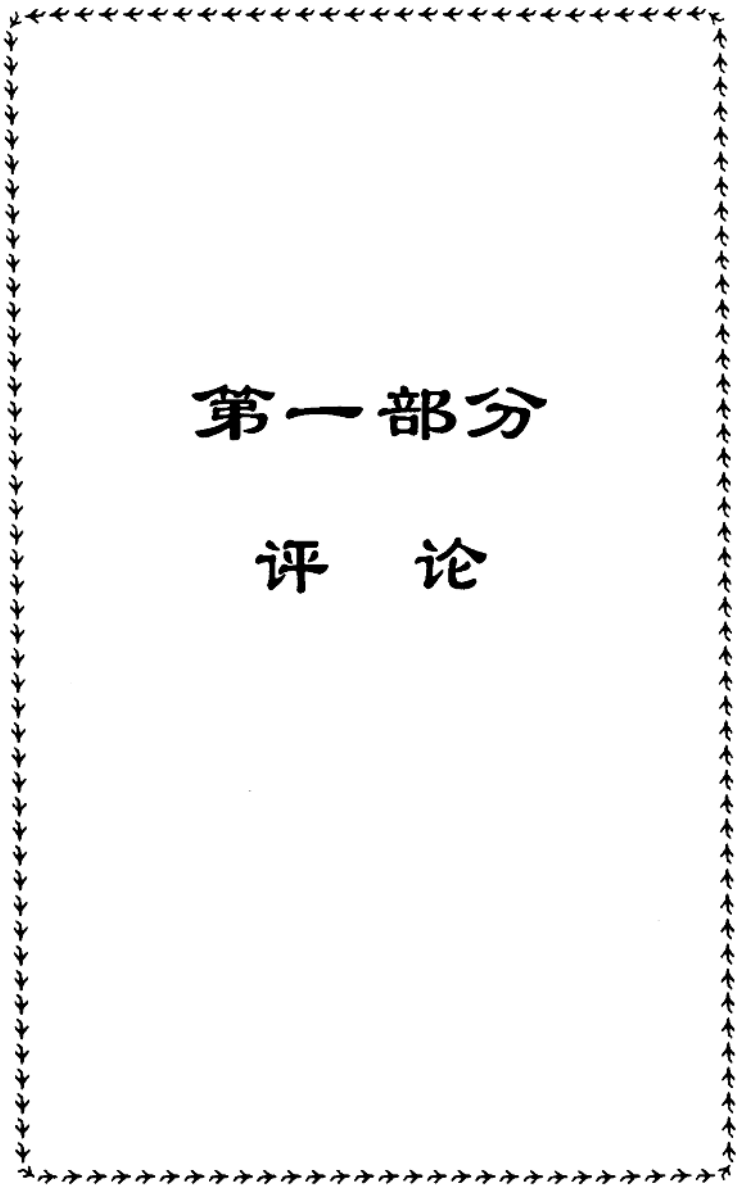
独狮子与龚半城 (308)

扶风山,摆尸山,螺丝山 (310)

附:我与“溯源”兼答李兆杰先生九月二日质疑 (312)

君子亭访古 (313)

后记 (315)



第一部分

评 论

统一、和谐

——编写专题文艺广播节目的体会

文艺广播中的专题节目，常指为表现某一主题的节目。用一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形式的文艺节目在一起作有机地组合，使其互相衬托，更加强了主题的一种播出形式。编辑《相声与音乐》专题节目，属于后面的一种。

两种以上不同形式节目的组合，存在着节目之间内容的统一，气氛上和谐一致的问题。相声是一种“寓庄于谐，寓教于乐”的语言艺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易为群众所接受，它本身就具有明瞭易懂的广播特点。音乐则是以它独特的音乐语言来塑造形象，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人们通过自己的感受，才会产生某种艺术效果，是一种比较高的艺术形式，两者的差别是比较大的。《相声与音乐》在编辑上要做到“统一、和谐”，无疑是困难的。事实上，在这类节目中往往音乐节目容易被忽略，只起着垫补时间的作用，很少作用于主题而游离于主题之外。我以为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使相声、音乐都反映同一主题，互相衬托，使主题进一步深化，消除相声与音乐的主从之分，使其共同为某一命题服务。如果无视节目的“统一、和谐”，就必然出现相声“加”音乐的拼凑。

一辑《相声与音乐》主题确定之后，首先面临的是录音资料的选择取舍，在浩如烟海的录音资料中，必需精心选取，花费巨大的精力，才能选取到符合表现主题的相声和音乐节目，并注意挖掘出蕴藏在主题中更加深刻的意义，摒去单纯介绍欣赏文艺节目的做法，给听众以艺术欣赏之外深一层的审美教育和知识。是我着力思考和追求的目标。

每一辑《相声与音乐》都应该表现明确的主题。例如,第39辑《相声与音乐》的主题是谈婚礼的意义的。

婚礼本来是男女青年结婚时的一种仪式,现代青年的婚礼,往往被某些陈规陋习所玷污,贪婪的索取彩礼,成了某些准备结婚青年的灾难。国家虽然制定了保护正当婚姻的法律,但在私下仍然有人沿着老路走。相声剧《财迷丈人》针对这种时弊,有人木三分的刻画和批判,又因为它是三人以上的群活表演,比其他单口、对口相声都更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选用来表现这一主题是贴切的。同样,经过筛选,笙协奏曲《文成公主》那鲜明的民族特色,独特的音乐语言,通过广播,定会激发听众在头脑里产生一种想像:公主那堂皇、瑰丽而充满神秘色彩的婚礼;是唐太宗武功文治成就显著时期的皇家显赫的婚礼;是为了睦邻团结的婚礼;是为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婚礼;是传播中原先进文化的婚礼;是促进汉藏人民亲密团结的婚礼。主题和节目具有的民族性的一致,也就导致了实现专题节目内容,气氛上的“统一、和谐”。

专题的评介语言,就产生于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相声、音乐的交错评介,避免了平铺直叙,运用“欲抑先扬、欲扬先抑”的写作方法,在听众思想上造成一种效果:两样婚礼、一个崇高、一个卑微;一个伟大、一个渺小;一个是将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繁荣昌盛联系在一起,一个是把自己套进陈规陋习的枷锁中去,主题被深化了,对婚礼这件具体事物的认识境界从而达到了提高。

这样,每编辑一次这类专题节目,也就对将要播出的节目主题思想,有了一次重新的认识。另外,使用评介语言,力求简练精确,着力于对主题的画龙点睛,避免流于画蛇添足,将是今后工作中努力探索、追求的目标。

(刊于1983年《中国广播电视战线》试刊二号,1983年6月《贵州广播》第6期)

广播小说——一种新的文学体裁

在现代文学中,相对比较来说,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世界范围内知名的文学家,几乎无一不是以优秀的小说创作而成名的。

就小说所包含的容量来看,就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近来,还出现了摄影小说、千字左右的小小说(或叫做袖珍小说、微型小说)。它们都是通过完整的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从许多不同方面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因而,小说的叙述方式就不完全和其他叙事性的作品相同,它不仅叙述事件的前因后果,它还能够通过描绘自然的景物、社会生活的环境、人物的外貌和某一具体人物在某一典型的生活场景里的心理活动、言谈举止,来生动地表现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无论怎样,它始终是一种平面的文字描绘,只有通过视觉——阅读,才会在人们的头脑里引起联想,产生一个又一个生动的艺术形象而起作用。作用的过程,也就是形象思维形成的过程和思维反映的过程。

广播小说不同,它却是通过听觉来产生联想,又通过联想产生想象再产生形象的,它的文学本完全是另一种文学体裁,是另一种艺术的再创造,一种新的创作方式。

最初出现在广播上的小说,实际上是一种书面小说作语言转换的播讲。后来,即令在播讲的时候语调上有了某些修饰和变化,但它仍然没有跳出书面语言的范围。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听众对于广播中出现的小说没有的广播特点,已经失去兴趣。这样一来,如何使广播小说具有鲜明的广播特点,就成为广播文艺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创新,需要拥有一个新的

表现手段,使广播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来一个质的变化。

广播是由语言、音响、音乐三个必要的要素构成的。创作广播小说就要紧紧抓住这三个要素来创造人物,来形成自己的风格。因此,广播小说中的语言应该是出自人物口语化了的语言,广播小说对人物的行为和思想的描写,是由声音来再现的。对作品作这样的处理以后,小说就会具有比其他的小小说更加明快的节奏和立体的感觉。广播小说中的语言,因为是人物化了的口头语言,也就具有了男、女、老、少不同鲜明的个性,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突出。现在,又采取了两人以上的男女声对播,突出了人物之间各自音色上的差异,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就特别逼真。人物的一颦一笑,喜怒哀乐,直接的感染听众,突破了讲播人(或作者)对听众说教似的陈述。已经不再是讲播人(或作者)对听众说小说里的某个人物在想什么、在干什么、感情上在起着什么变化,而是听众与小说里的人物感情上的直接交流,交流中不断丰富听众头脑里的“想像世界”,直接产生效果。与此同时,广播小说还引进了音乐,用它来完成塑造形象的任务。这就使广播小说有了一个特殊的表现手段,专门地为某一个作品谱写主题音乐。这对塑造人物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音乐语言所能包含的感情是丰富复杂的,它能与人们意识中蕴藏着的丰厚的生活光点相重合,在思想的深处形成一幅绚丽多采而又广阔无垠的画面。听众将据以按照各自对“美”的认识,来对某些具体事物进行充分的会意、理解,从而产生无以伦比的丰富想像……。过去,广播小说中选用现成的乐曲来烘托气氛,那只是一种简单的配置。现在,运用音乐来完成广播小说中的形象塑造,已是主要的表现手段之一。主题音乐已是广播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再是游离于主题之外的一组单纯的音响。这样的主题音乐又充分具有它的文学专属性,当某个旋律一出现,一定会使人联想起某个具体的人物形象来。

从形式上看,广播小说有剧场演出式的舞台风味。但是,它又

不是舞台艺术的录音。它有某些广播剧的特征,但它又绝不是广播剧。它没有广播剧那种联系全剧时空关系的特定的解说词或音响效果。它有着用声音(语言、音乐、音响)叙述的完整的故事情节,以及在某一典型的场景里,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各个不同方面的描绘。它是以声音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以完成美的世界描述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

当然,它最主要的特性广播化,还有待于在不断的实践中充实提高。

(刊于1984年《贵州广播电视报》第九期。改题为“什么是‘广播小说’”,同年4月被《中国广播电视》《湖北广播电视报》《黑龙江广播电视报》等转载)

他是一个伪君子

——评《命运》中的吉野信人

冗长的 28 集日本电视连续剧《命运》，精心而巧妙地塞给观众一个虚假而又伪善的形象：为日本侵华战争作伥的伪君子——吉野信人。

许多像岛崎荣次这样的普通人，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军阀推行侵略战争的需要，被强制送到“少年满蒙开拓团”，断送了他们本该应有的美好生活前程。当年，鼓吹侵略战争的犯罪分子河野，如今仍然锦衣玉食，镖客环卫，依然不可一世。岛崎对河野们的仇恨，是岛崎那一代人中成百上千的无辜受害者的仇恨，无端地遭受残酷的身心迫害，一旦了解了事实真相，产生了对河野之流必欲杀之而后快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河野之流理应受到社会公正的裁判，使岛崎这样的受害者的精神痛苦，或者可以因此受到某种慰藉而逐渐有所消弭。《命运》的编导者没有能够正视现实，却推出了生活中这样一个不可能存在的吉野信人，着力粉饰塑造，他矢口不谈作为侵略工具的“少年满蒙开拓团”的是与非，喋喋不休地劝岛崎对发生过的一切要“隐忍”，要这样来做人才会“高尚”，给吉野信人戴上一副“诚挚”、“善良”的伪善面具，设计出了吉野信人为此不惜丢官去职，强忍割舍亲生女儿的离别之痛。在泉子、直子两位姑娘身上又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导演缠绵悱恻的认、留、去、来的儿女之情，以尽情倾泻对岛崎的“友爱之心”，于是，就能感化岛崎之辈，去忘却心灵上刻骨的创伤和抹去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侵略战争所犯下的一切罪行。

《命运》从人情味这一点上切入，有十分细腻入微的对人情味

的描述,吉野信人,只要和别人接触,总是那样的温文尔雅,那样地动之以情诉之以理,但无论怎样恰恰掩盖不了对侵略战争的正义谴责,细腻入微的人情味描写越细腻,越能起到混淆人们视听的作用,无论给吉野信人罩上怎么样圣洁的光环,也只能是欲盖弥彰。

(刊于 1985 年 9 月 9 日《贵州广播电视报》第 4 版)

命运的真谛

——评日本电视连续剧《命运》

松散冗长，情节虚假的 28 集日本电视连续剧《命运》，播出以后，有不少观众赏以好评，《命运》一剧的真谛究竟何在呢？

岛崎荣次看来是个硬铮铮的反战勇士的形象。出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需要，一大批像岛崎这样的青年人，被强制投入了“少年满蒙开拓团”，人性被扼杀，个性被泯灭，变成了侵略者的工具，他的“命运”被军阀们控制住、填塞在死亡的胡同当中，欲拔而不能拔，使他心中充满仇恨，对侵略战争政策深恶痛绝，对于侵略战争的鼓吹者，执行者，有一种恨不得杀之而后快的心情，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遗憾的是《命运》却将他摆在生活的底层，把他写得蒙昧愚鲁并作为反面人物来批判，《命运》用心的险恶，无视历史也无视客观事实的存在，黑白颠倒，披上艺术的外衣后使其欺骗性合法化了。

而吉野信人看去却道貌岸然，一味地让蒙受了严重迫害的岛崎这样一些人，对强加于身的这种迫害要逆来顺受，要“隐忍”，按这样的要求做人，人格才会“高尚”，处心积虑地掩盖“满蒙事件”这类事情的实质。于是，反复导演了吉野信人舍弃已经到来的幸福，不惜丢官弃职，强忍父女离别的亲情之痛来倾注对岛崎的“友爱之心”，通过吉野忍辱负重，身体力行的“感化”，侵略战争的残酷、不义，法西斯的野蛮凶残，人们发之于理性的反抗，就可以灰飞烟灭作浮尘消散了。另一方面，那位作为战争罪犯的河野，《命运》给予他的竟是一副道貌岸然的绅士派头，他身居高位，玉食锦衣，镖客环卫，他可以用金钱向岛崎购买道义，他可以在不得逞时扣押人

质,俨然是人们命运的真正主宰。这一切都隐隐透出了军国主义思想的猖獗,理应引起人们的深思。

《命运》细腻入微的人情味描述,掩盖了对侵略战争的谴责。那穿插在伊势湾中肆虐的风暴对人的生命财产造成的极度损害的描述,绝不是造成人们悲剧命运的根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死伤千百万善良人民的沉痛代价划上句号,人类从这次空前的浩劫当中,已经认识到正义是不可战胜的。《命运》恰恰混淆了人们的视听,恶意地在引开人们的视线。

让这一类晦涩不经的电视连续剧过多地占据屏幕,实在令人遗憾。它的消极性将超过娱乐性,这也是不难发现的。

(刊于《贵州工人报》1985年9月20日第3版)

评长篇配音广播小说 《使命与情网》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续广播”栏目，历时一个多月，播出了篇幅长达 35 讲的配音广播小说《使命与情网》。这部小说是根据满族作家柯兴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以 1942 年的革命史实为依据，充分调动了听觉艺术的表现手段，再现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空前高涨的瑰丽图景。

1942 年，是一个最不寻常的年份。在当时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当中有两件大事：一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如果说开展大生产运动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各民主抗日根据地在物质上立于不败之地的话，那么，整风运动就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军民在思想上理论上立于不败之地。播出这样一部小说在今天来说，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小说着力描写了 1942 年秋天，我八路军的电台工作队，在日寇、伪军、地方上的顽固势力互相配合，周密设置的“火网”与“情网”之下，经历了艰苦复杂的战斗历程，识别和捣毁了层层迷网，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抄收党中央重要文件的光荣使命的故事。

广播配音小说《使命与情网》采用了配音演播的形式，把广播小说这种诉诸听觉的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一下子就把小说中的人物与听众的距离拉近了。这是书面语言无法达到的效果，这种处理在无形中加快了作品进行的节奏，人物形象在听众的思想上产生了无比鲜明的印象，使感受也就更加强烈。小说的配音中值得一提的是配音演员查曼若，她在小说中为众多的女性人物配音，